



永远重复之不重复

——画家唐友涛印象



金鱼图

■海青

出生于1939年的唐友涛,少时有条件接受到很全面的艺术熏陶。青年时期的唐友涛有着过硬扎实的美术功底,曾长期从事仿古画制作,他临摹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栩栩如生,少有人能达到那种细腻之境。

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他的《金鱼图》,竹叶掩映下几尾金鱼在水中游弋,一枝纤细竹茎覆盖于一尾金鱼之上,画面题识:“永远重复之不重复,知此不易。”而另一幅《竹鸡为书》亦采用同样的手法,几片竹叶掩住雄鸡的半个侧面。唐友涛对此的解释是:从来画金鱼都是水面上无物或少物,以前跟着凌虚先生学画金鱼,凌先生的金鱼有一点点水藻碰到,水石除茎叶浮铺无多他物,但整枝竹茎覆盖而过,透过竹枝看金鱼且绝无遮掩金鱼之况,没人画过。故唐友涛用一句“永远重复之不重复”作了画面落款。



把两组相反意思的概念组合在一起,背后蕴含着深邃哲理。

人的生命是依靠“重复”维持运作着,呼吸、心跳、内循环节奏都在重复,生理的重复规律决定了精神意识的重复规律,所以艺术家贵在本体建立

风格和流派,艺术贵在“永远重复之不重复”,如果只重复而无变化,作品必然单调枯燥。以一种形象比喻,像一条螺旋形盘山公路,永远在绕圈,永远重复,但每次盘旋的过程都在不断上升,与原地永不重复。盘旋上升的过程也是艺术家与艺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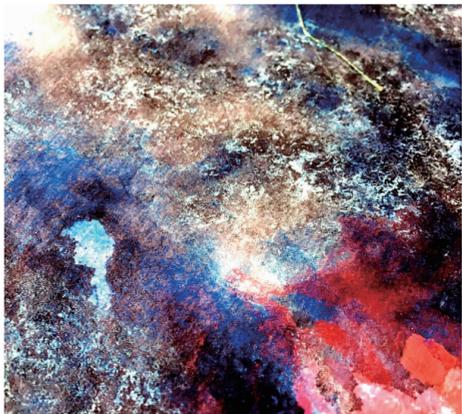
写意牡丹



三色图



『落墨融彩』法之缘起



秋意系列(一)

■丁祖敏

奇热的2017之夏真是难熬!咋办呢?不可能时时刻刻玩微信吧,更何况步入中年的我除了原本的近视外,又增添了一项“老花眼”的福利!但天天按部就班临帖作书,即使研一池好墨作文人画,捧本线装书诵读古诗文,也似乎有点厌倦。突然想起女儿诗意在欧美留学时,曾经启发我,可以试试借鉴西洋画色彩浓郁斑斓的视觉效果,画些有别于以往多以水墨隐逸风格为主的作品,这样或许能使这几年自己潜心研习的所谓“文人画”有所突破。女儿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,于是马上行动起来,找出了丢弃多年已干瘪的锡管国画颜料……在这酷暑难耐的几个月里,或在不太大的画案上,或在太太打扫得光可鉴人的地板上,汗流浃背地画啊泼啊……短短两三个月,竟然画了近千幅大大小小的墨彩交融的山水花鸟画,见过的人有的说像西方印象派,有的则很自然也有点说断地说,很像我太老师张大千的画风。真是众说纷纭,不一而足……

某日,刚从海外出差归来在某新锐杂志做编辑策划的女儿,看到这些已被我视作废品,准备丢进废纸篓的墨彩画后,惊讶道:“哇,想不到一天到晚只晓得传统水墨的老爸对色彩这么有感觉,构图也这么有奇思妙想,真的不错啦!”

于是,在女儿诗意的鼓励下,在师友们的鼎力支持下,有了这本我认为还很粗糙的《丁祖敏落墨融彩画选》。

丁祖敏 号凹斋,别署种豆得瓜生、海上懒散人、广大居士、一了、散人等。1963年12月出生于上海。自幼酷爱书画印诗文,师从苏渊雷、韩天衡、伏文彦诸先生。并经常向谢稚柳、唐云、杨仁恺等大师请益书画文玩鉴赏,颇有心得。10年前,潜心于文人画创作,所绘古雅逸逸而又洒脱清新,不同凡响。经反复尝试锤炼后,近年来,自然形成了自己独具新风的“落墨融彩”法,别创新格。



雪山系列



秋意系列(二)

平实中见大雅

——侯金焕书画展序言

■丁惠增

侯金焕先生书画皆善,中西绘画俱精,以古稀之年,费时3载,从300余件作品中,精选200余件佳作奉献给广大书画同道和大场镇父老乡亲,以此庆祝自己跨入耄耋之年,真是可喜可贺!他的书画创作涉及领域颇为广泛,除了传统的书法、国画外,还有油画、素描、水彩画等。

以书法论,他正草隶篆无所不能。古人有“游于艺”之说,又有“书为心画”之说,“艺”与“书”,原本是人的精神世界自由自在的显示。侯先生的书法也是如此,他把“悬针”“垂露”“奔雷”“坠石”“鸿飞”“兽

骇”等书法上的用笔技法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去,尤其学习毛体书法成就可观,许多毛主席诗词写得笔墨妙,如行云流水。其楷书源自颜体,端庄雄浑,字如其人。说起他的篆隶两体,近两年书艺大进,运笔纯用中锋,古意盎然。又涉及大篆中古文、石鼓文、甲骨文及小篆诸体。幅幅神完气足,风骨俨然,气息直逼商周秦汉。

侯先生画虾,尤值称赞。除继承中国传统技法外,他画的虾有雌雄之分,他重生生、透视,走中西合璧之道。他总结了画虾“六法”:一曰取势生动。取势则活,能动则活,故势之要诀在“动”;二曰情节入胜。常见其画虾有月亮、水草、垂柳、荷花、鱼、蟹等相伴,引人入胜;三曰布置得当。画虾千变万化,不可有失平衡,故要诀在于一个“平”字;四曰用笔空灵。无论点、线、面,下笔力求不板结、不软弱、不牵强、不做作;五曰气韵连贯。必须体现画家的精气神与思想感情,通过笔墨变化成为一股不服老的力量,贯穿于全画之中;六曰风格平实。鱼虾类是大自然之精灵,描画得栩栩如生即可,不搞怪异、离经叛道。

侯先生从艺60余载,门墙桃李分外香,培养新人无数。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,平实中见大雅之美矣。

侯金焕 1939年3月出生于浙江诸暨。师承陆俨少、张大卫,结业于上海业余大学美术学院。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书协老年书法委员会会员、宝山美协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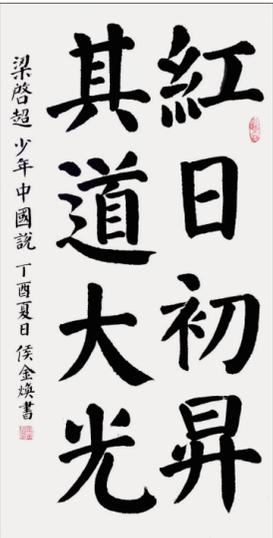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:3月29日至4月29日
地点:宝山区大场镇山海艺术馆(沪太路2010号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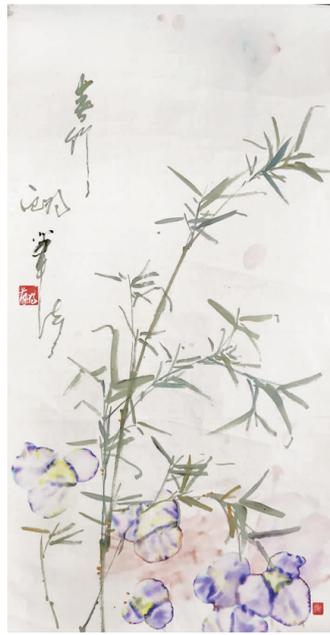
虾趣



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



红日初昇 其道大光



春竹



仙女花



竹



■范为

我的『闯』意画

那是一次去澳大利亚之行,机场里一张湿湿的广告纸上,一种神奇的斑驳杂色跳进了我的眼帘。这到底是什么色彩?我注视了半天,感觉十分意外。她奇异、光怪陆离,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,无论是西画还是东画,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下,她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姿、风味、风韵、风采。

回到上海后,我反复琢磨研究,仿制了几十幅画,终于逐渐发现了其延伸的某些规律,使她的水痕、色痕,乃至形态都得到了更多的演绎,更加丰满多姿(她少有齐白石式的笔痕,她是另一极)。

有一种叫“三角梅”。她有六分像南方的三角梅,色彩各异,比自然界中三角梅的色彩更为丰富。有绿瓣红蕊的,也有红瓣绿蕊的,总之,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施展。

有一种叫类荷花。像荷花,又不是荷花。齐白石有句很有名的话叫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,我的类荷花,就好比我所追求的一种“是与不是之间”的艺术境界。

有一种叫类似竹。用这种色彩渲染的竹子,与传统的墨竹不同。在绿色竹叶的外沿,会突然泛出黄色和淡紫色。这不是一般技法可以做到、可以表现的。就像吃橄榄果,吃到后来会变味,变成一种清香爽口的味道。她有点类似张大千的泼彩,却又不完全一样,色彩更为丰富,光泽更加艳丽。

有一种叫仙女花。在一次友人的笔会上,我把她比喻成孙悟空从天上采来的,从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蟠桃树下摘来的。她有不一样的外沿形态和内涵韵味,因此,我就叫她仙女花——七仙女花。她或大或小、或仰或俯、或红或绿、或聚或疏、或上或下,总之七彩缤纷、风味多异。

这是一种创新,也可叫作“闯”意。量变可以产生质变。有时有点曲高和寡,有时又雅俗共赏。她是我60年才邂逅的艺术情人,她是灿烂的、美丽的。